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

四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五



唐宋八大家文鈔

六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一

張伯行 重訂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張伯行  
重訂

中華書局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三

張伯行 重訂

中華書局

唐宋八大家文鈔 四

張伯行 重訂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五

張伯行  
重訂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唐宋八大家文鈔 六

張伯行 重訂

叢書集成初編

唐宋八大家文鈔 六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原序

古之所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是三者果可分而視之哉。夫惟古之聖賢。本其德而垂諸言。以爲功於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能兼是三者而有之。六經四子之書。是也。自孔門設教。分爲四科。有以德行稱者。有以言語政事文學稱者。羣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至於後世。源遠而流益分。則三者之各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不能兼亦宜矣。是以文章一道。近於古之所謂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異流。不可勝紀。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焚書故無文。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爲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固不敢望六經。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爲難。其得稱爲大家。抑尤難也。是故巧言麗辭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奧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駢四儻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決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媿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蓋諸公天分之高。既什百於人。而其勤一生之精力。以盡心於

此道者固非淺植薄蓄之士所能旁究其萬一也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爲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而離合醣疵之故亦遂形於文而不可掩韓子之文正矣而三上宰相書何其不自重也子厚失身遭貶而悲蹙之意形於文墨歐陽子長於論事而言理則淺曾南豐論學雖精而本原未徹至於王氏堅僻自用蘇氏好言權術而子瞻子由出入於儀秦老佛之餘此數公者其離合醣疵各有分數又不可不審擇明辯於其間而概以其立言而不朽者遂以爲至也余故選其文而論之不特以資學者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於此乎在蓋學者誠能沿流而溯其源究觀古聖賢所以立言者則由六經四子而下惟有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可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之心傳兼立德立言立功以不朽於萬世者夫豈唐宋文人之所及也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 羅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類藁宜興板行矣。續藁外集世未有行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刻宜興板於縣學。屬倫敍之。夫聖賢之學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於己而文自顯也。文人之學心乎文。非心乎道也。學文而因闕乎道也。道成而文自顯者。文與道爲一也。因文而闕乎道者。道與文爲二也。道也者。天命之性。本諸吾心。而散諸萬事。其大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小者。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節。其達諸國家天下。尊卑貴賤相接之體。制度文爲之著。其筆之於書。以詔後世。則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無適而非聖賢之文也。聖賢非有心於文也。道成而文自顯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軻氏沒而斯文不傳矣。後數百年而得董仲舒焉。得揚雄氏焉。仲舒惑於災異。未諳乎道。揚雄失於黃老。美新之文。君子羞之。其能與於斯文乎。揚雄氏沒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乎矣。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也。其徒倡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淫於老佛者有矣。惟曾氏獨得其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而非文王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濂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橫渠之張子。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如斯而已乎。新安朱子所以與其文之正。而惜其未見夫道之。